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傳三編卷三十四五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婁業耀

史傳三編卷三十四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傳二十六

宋

陳瓘

陳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少好讀書不喜為進取學父母强之乃應舉一出即中甲科調湖州掌書記簽書

越州判官太守蔡卞察其賢禮之有加而璀常遠之屢引疾求歸卞不聽檄攝通判明州卞素敬道人張懷素時且來越留璀小須之璀不肯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斯近怪矣守既信重民將從風而靡不識之未為不幸也後二十年而懷素誅章惇入相聞其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璀曰請以所乘舟為喻偏重其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天子待公為政敢問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辦璀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望為今之

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意雖忤亦驚異之至都用為太學博士會卞與惇合志卞黨薛昂林自官學省議欲毀資治通鑑板瓘聞之因策士題特引神宗序文自驚曰此豈神考親製耶瓘曰誰言其非也自曰亦神考少年之文耳瓘曰聖人之學得之天性豈有少長之異自以告卞卞乃令學中置板高閣不敢復議毀嘗為別試所主文自謂蔡卞曰聞陳瓘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在動搖荆公之學也卞怒謀因此害瓘

瓘已預料其然乃於前五名悉取用王氏學者卞無以發然自五名而下皆博洽稽古之士瓘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激壞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遷秘書省校書郎時紹述之說盛瓘奏言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為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哲宗感悦執政聞而惡之出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即位以韓忠彦薦名為右正言與臺諫龔夬等劾蔡卞免之

又論邢恕矯誣定策之罪恕坐安置均州又與龔夬豐
稷等共劾章惇惇罷知越州瓘以為責輕復論惇在紹
聖中置看詳元祐訴理局凡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加以
釘足剝皮斬頸拔舌之刑看詳之官如安惇蹇序辰等
受大臣諷諭傳致語言指為謗訕考之公論宜正典刑
於是二人並除名而再貶惇居潭州豐稷又疏蔡京姦
狀瓘與江公望繼言之京奪職居杭州初瓘因朝會見
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語人曰京精神如此他日必貴

然矜其禀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居諫省即攻其惡京因所親以情懇且以甘言啖瓘瓘曰京為惡首吾不得已也攻之愈力時皇太后已歸政瓘言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籍謂太后今猶預政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瓘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帝密遣使賜以黄金百兩后亦命勿遽去畀十僧牒以為行裝改知無為軍明年入為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

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語其子正彚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明旦入省布邀與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辨移時至箕踞諍語瓘色不動徐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瓘退即録所上布書及所嘗著日録辨國用須知以狀申三省曰瓘不達大體觸忤大臣伏乞敷奏早行竄黜出知泰州連貶通州安置初瓘以紹聖史官專據王安

石曰録以修神宗實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故居諫省首論其事進日録辨乞改實録又因竄責合浦著尊尭集深闢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徙台州宰相徧令所過州出兵䕶送至台又命凶人石㥄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詔旨耶㥄失措始曰朝廷令取尊尭集耳瓘曰然則何用如此君知尊尭所以立名乎盖以神考為尭主上為舜助舜尊尭何得為

罪時相學術淺短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慽慚揖瓘退雖窘辱百端而不敢加害在台五年復承事郎聽自便帝令再叙一官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居江州旋令居南康甫至又移楚瓘平生論京卞皆披擿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靖康初贈諫議大夫名官其子正彚紹興二十六年高宗謂輔臣曰陳瓘為諫官甚有讜議所著尊堯集明君臣大分合

於易春秋之義宜賜謚以表之謚曰忠肅瓘謙和不與
物競閒居矜莊自持語不苟發元豐己丑瓘為禮部貢
院點檢官與范祖禹同舍祖禹言顏子不遷怒不貳過
惟伯淳能之瓘問曰伯淳誰也祖禹默然久之曰不知
有程伯淳也瓘因以寡陋自愧每得明道之文必冠帶
然後誦之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以詞命為職潛姦伏
慝未形於事瓘於是時即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
心患聞者或甚其言已而京怙寵妄作人始服瓘為著

寵范純仁年高望重尤留心人才或問以今誰可用者答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宣和末世事日非或問游酢以當今濟世之才酢曰陳了翁其人也瓘病劉安世使人勉以醫藥自輔曰天下方將有賴於公其為賢士所欽屬如此瓘智慮明遠通易數如靖康變故隆祐垂簾高宗中興之事往往預言之士大夫間有親聞者

論曰嘉祐治平以前一時賢者皆獲柄用而天下蒙

其福後雖既衰元祐數年之間司馬光呂公著之徒猶得有所救正璀晚出而位下屬當章惇蔡京曽布相繼柄政屢攖其鋒幾至不免雖然璀之學博而才大觀其平生守經達權迭用柔剛與夫硜硜抱咫尺之義者相去遠矣北宋自開國以來公輔之器代不乏人當以璀為殿後云

韓忠彥

韓忠彥字師朴琦長子也廕將作監簿復舉進士名試

館職累官户部判官丁父喪服除直龍圖閣擢天章閣待制知瀛州朝廷以夏人因廢其主秉常用兵西方既下米脂等城砦數十夏人求救於遼遼人移書繼至會遣使賀遼主生辰忠彦遂以給事奉使遼遣趙資睦迓之語及西事忠彦曰此小役也何問為及燕於館遼主又使王言敷問夏國何罪而中國兵不解無失兩朝之懽則善矣忠彦曰問罪西夏於二國之好何預乎使還會官制初行值章惇為相奏給事中封駁宜先稟而後

上忠彥言朝廷之事執政所行也事當封駁則固與執政異矣尚何稟議詔從之左僕射王珪為南郊大禮使事有當下者多自畫旨忠彥以官制駁之乃詔事無鉅細必經三省而後行拜禮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元祐中召為户部尚書擢左丞改樞密同知遷知院事哲宗親政羣小多言宣仁后垂簾時事忠彥言仁宗親政當時亦多議斥章獻時事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用心則善矣以觀文殿學士知

真定府移定州忠彦在西府以用兵西方非是願以所取之地棄還之以息民力至是言者劾之降資政殿學士改知大名府徽宗即位召拜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忠彦入對陳四事一曰廣仁恩二曰開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戒用兵踰月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左僕射帝用忠彦言數下詔蠲天下逋負收用忠直敢言及知名之士於是以龔夬為殿中侍御史陳瓘鄒浩為左右正言而常安民任伯雨江公望張舜民等布列

臺諫名還流人而甄叙之復以程頤判西京國子監復
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於内郡又追復元祐宰執文彦
博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而章惇
蔡卞等相繼劾去一時翕然望治而右相曾布與忠彦
不協引其黨排忠彦崇寧元年以觀文殿大學士罷知
大名府忠彦既去於是忠直之士前後斥逐而蔡京進
用併逐曾布權歸於京而政事日非矣言者又以皇太
后欲復廢后為忠彦罪再降太中大夫安置懷州又論

忠彥在相位不應棄湟州謫崇信軍節度副使濟州居住逮復湟鄯又謫磁州團練副使稍復太中大夫遂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理宗寶慶二年圖功臣像於昭勳崇德閣自趙普至趙汝愚二十四人忠彥與焉

論曰元祐之朝尚有老成人焉故能和衷協濟以成數年之功及徽宗之初范純仁聞命而卒程伊川就位一月而去其餘罟無存者獨一韓忠彥耳所薦引之人如陳瓘鄒浩常安民任伯雨之徒雖皆天下才

然起踈逖之中德澤未加於人恩意未孚於上孤忠憤懣適足為小人排擊之資而已紹聖諸姦方據高位重禄以圖其後雖有英哲之主欲使一日之間舍其舊而新是圖亦已難矣孟子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其忠彦之謂乎

李綱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也父夔終龍圖閣待制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積官監察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

郎遷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言陰氣太盛當以
盜賊外患為憂謫監南劍州沙縣稅務七年為太常少
卿時金人渝盟朝議避敵綱上禦敵五策且語給事中
吳敏曰朝廷命太子為開封牧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
乎巨敵猖獗非傳以位號不足招徠天下豪傑公以獻
納為職盍為上極言之敏曰監國可乎綱曰唐肅宗靈
武之事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主上聰明仁恕公言萬
一得行則天下受其賜翼日敏請對具道所以且言李

綱論與臣同有旨名綱入綱刺臂血上書畧云皇太子監國典禮之常也今大敵入寇存亡呼吸猶守常禮可乎若假以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疏上内禪之議乃决欽宗即位綱上封事請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内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太上付託之意李鄴使金議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尺寸與人帝嘉納之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金兵渡河徽宗東幸宰執又議

請帝避敵綱曰太上皇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孰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帝顧宰執曰策將安出綱進曰今日之事當整軍馬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位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彥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

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為尚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綱為東京留守綱復為上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唐明皇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於賊手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柰何蹈明皇之覆轍乎帝意頗悟會內侍奏中宫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為卿留治兵禦敵專委之卿綱惶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

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今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敵兵已迫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遂命輟行禁衛皆拜伏呼萬歲於是命綱為親征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斬其裨將十餘及其士卒數千金人知有備又聞帝已內禪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帝遣李棁綱曰安

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棁怯懦誤國事帝不聽竟使棁往金人需金幣以千萬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親王宰相為質棁不敢措一詞還報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宰執議不合綱退則誓書已行所求皆與之以皇弟康王少保

張邦昌為質時朝廷日輸金幣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种師道姚平仲以涇原秦鳳兵至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勢非用兵不可且敵兵十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絶糧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以為然約日舉事姚平

仲急於要功先期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不克綱承旨率諸將出封丘門援之則平仲已亡去矣綱乃與金人戰於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已而金使來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以蔡懋代之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猝不得奏至殺傷內侍帝亟召綱入見泣拜請死帝亦泣命綱復為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蔡懋之代綱也禁不得輙施矢石將士積

憤至是綱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皆奮躍金人懼稍稍
引却且已得三鎮及親王為質乃退師除綱知樞密院
事綱請如澶淵故事遣兵護送且戒諸將可擊則擊之
乃以兵十萬分道並進將士受命踴躍以行已而執政
咎綱盡遣城下兵恐倉卒無措急檄諸將還諸將已追
及金人於邢趙間遽得還師之命無不扼腕追綱力爭
復遣而將士解體矣初徽宗南幸童貫髙俅等以兵扈
從及陳東乞誅蔡京蔡攸朱勔及貫俅等朝議遣聶山

為發運使往圖之綱曰使山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憂在
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劍南一道
陛下將何以處之不若罷山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
可不勞而定帝從其言金人既退徽宗還次南都以書
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有不測
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乃自請行既至具道
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請太上早還京師徽
宗泣數行下又詢都城攻圍守禦次第語漸浹洽綱因

言皇帝仁孝惟恐有一不當太上意者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皇帝傳位之初太上廵幸適當大敵入攻為宗社計庶事不得不小有更革太上回鑾臣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輔助皇帝扞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當遂書青史垂名萬世綱感泣再拜綱還具道太上意及太上還綱迎拜於國門是時北兵已去太上還宮上下恬然置邊事不問綱獨以為憂乃上備

邉禦敵八事又奏邉事方棘調度不給宜稍抑冐濫以足國用如節度使至遥郡刺史本以待勲臣今皆以戚里恩澤得之堂吏轉官止於正郎崇觀間始轉至中奉大夫今宜皆復舊制初奉迎太上時綱與耿南仲爭論儀注南仲大怒誣綱結士民伏闕綱待罪帝慰解之至是南仲等譖頗行帝遂疑綱專權會金兵圍太原种師中戰没師道病歸南仲乃曰援太原非綱不可遂以綱為河東北宣撫使綱辭曰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

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為大帥恐誤國不許退而乞致仕章十餘上又不許許翰書杜郵二字遺綱綱皇恐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綱綱言臣何足以望裴度但掃除小人使君子道長則扞禦外患不難也因書裴度論魏洪簡等章疏要語以進時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而詔屢趣綱行綱行次懷州即詔罷減所起兵而趣解太原之圍諸将又别受御畫事皆專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俄又以議和止綱進兵每一次詔

下綱皆上疏極論之不報初綱陛辭時言唐恪聶山之姦至是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進聶山陳過庭李回等綱歎曰事不可為矣即上疏丐罷乃命种師道代綱而召綱赴闕尋以觀文殿學士知揚州未幾以綱主戰喪師費財落職建昌軍安置再謫江寧及金兵再至帝始悟和議之非除綱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綱行次長沙被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康王至北軍為金人

所不喜求遣肅王代之至是康王開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及即位拜綱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闕綱至見於內殿涕泗交集帝為動容因辭曰陛下總師於外為天下臣民所推戴內修外治還二聖而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闕然不足以副委任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畧久矣欲使敵國畏服四方安寧非卿不可綱頓首曰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說皆中一時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

賜之施行臣乃敢受命一曰議國是謂中國之禦四裔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先自治專以守為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二曰議巡幸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而觀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為之備三曰議赦令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成式前日赦書乃以張拜昌偽赦為法

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汎濫不可行宜悉改
正四曰議僭逆謂張邦昌為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
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垂戒萬世五曰議偽
命謂國家更大變鮮仗節死義之士而受偽官屈膝於
其庭者不可勝數昔唐肅宗平賊汙偽命者以六等定
罪宜倣之以勵士風六曰議戰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
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七曰議守謂敵情狡
獪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八曰

議本政謂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中書則朝廷尊九曰議久任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慎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十曰議修徳謂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以副四海之望翼日頒綱議於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政刑之大者方金人為易姓之謀邦昌偃然正位號處宮禁擅降偽詔以止四方勤王之師及知天下之不與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陛下欲建中

興之業而專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
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勵天下士大夫之節帝名
執政議之綱復曰邦昌僭逆豈可使在朝廷俾道路指
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
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帝頗感動汪伯彥
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乃謫邦昌於潭州吳幵莫
儔以下皆遷謫有差綱又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耻不
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

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恤帝從其請仍詔有死節者諸路詢訪以聞帝謂綱曰卿昨爭張邦昌事內侍輩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綱拜謝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奏曰當今之務先定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乃能成功所謂規模者外禦強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二

聖此規模也至所當急而先者則在于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其餘三十餘郡皆為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甚堅皆推豪傑以為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兵疲危急無告金人因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

有才畧者為之使宣諭天子恩德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為節度防禦團練使令自為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又可責其禦敵之力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此今日之先務也帝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所嘗為監察御史在圍城中以蠟書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拔而用之應募者凡十七萬人故綱以為招撫河北非所不可傅亮者先以邊功得官嘗治河朔都城受圍時亮

率勤王之兵三萬人屢立戰功綱察其智畧可用帝乃以所為河北招撫使亮為河東經制副使有頃皇子生故事當肆赦綱奏陛下登極赦書獨遺河北河東願因今赦廣示德意帝從之於是兩路人情翕然有以破敵捷書至者金人圍守諸郡之兵往往引去而山砦之兵應招撫經制二司募者甚衆開封守闕綱薦宗澤帝從之綱立軍法五人為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為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為隊隊

將以牌書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為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為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有所呼名使令按牌以遣三省樞密院置賞功司受賂乞取者行軍法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為盜賊者誅及家屬凡軍政申明改更者數十條又以步不足勝騎騎不足勝車請以車制頒京東西製造而教閱之又造戰艦募水軍及詢訪諸路武臣材畧之可任者以備用

時議遣使於金綱奏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帝乃命綱草表以周望傅雱為二聖通問使奉表以往綱乞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使同心協力以致中興又乞省冗員節浮費帝皆從其言時四方潰兵為盜者十餘萬人攻劫山東淮南襄漢之間綱命將悉討平之又言陛下縱未能行上策幸關中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帝為詔諭兩京以還都之

意讀者皆感泣未幾有詔欲幸東南綱極論其不可且言南陽光武所興地利足恃可暫駐蹕乃還汴都計無出於此者帝許之而黄潛善汪伯彦陰主南行之計或謂綱曰外論洶洶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先是綱每有所論諫言雖切直無不容納至是所言常留中不報已而遷綱門下侍郎而潛善為中書侍郎潛善伯彦力排河東北二司之議使張所置司北京勿渡河北而召傅亮還京綱力爭之

不得乃再疏求去初諫議大夫宋齊愈當金人議立異姓時齊愈書張邦昌姓名入議至是綱進三疏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齊愈以為不可行疏論其非不報章將再上其鄉人嗾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偽之罪於是逮齊愈戮之東市張浚時為御史劾綱以私意殺侍從詔罷綱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許翰言綱忠義捨之無以致中興會帝召見陳東東言潛善伯彥不可任綱不可去東坐死

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都市吾在廟堂可乎遂求去後有旨綱落職居鄂州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並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而中原盜賊蠭起矣紹興二年除觀文殿學士湖廣宣撫使知潭州是時江湖江湘之間流民潰卒羣聚為盜賊多者至數萬人綱悉平之上言荆湖國之上流如鼎澧岳鄂若荆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

倚為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襄漢之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議未及行而諫官徐俯劉斐劾綱罷之四年金人及偽齊來攻綱上防禦三策詔付樞密院及三省施行五年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綱奏言守備之宜當先料理淮南荆襄以為東南屏蔽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故敵人得以侵擾今當於淮之東南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帥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運下接自

為防守敵馬雖多不敢輕犯有守備矣然後分責諸將因利乘便收復京畿要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莫善於建康權宜駐蹕顧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置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廵幸蓋有城池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修有營壘然後士卒可用此措置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未嘗一日忘宋有願為內應者宜給之土田予以爵賞優加撫循使莫不感悅益堅戴宋之

心此綏懷所當先也又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土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疏上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時張浚趙鼎相繼柄國知綱賢可任然不引當樞軸又不使建閫淮北以當恢復之任僅使安撫江西而兵少糧希事權不重綱屢疏請兵籌度措置江西賴以晏然及張浚以呂祉敗引咎去相位言者引漢誅王恢為比綱言浚措置失當誠為有罪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

可矜者願少寛假以責來效時車駕將幸平江綱以為平江去建康不遠徙有退避之名不宜輕動八年王倫使金還與金使偕來以詔諭江南為名綱憤懣上疏言金人邀求無厭願陛下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者從之九年除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力辭次年卒年五十八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捨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又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

使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綱所著有易傳内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論語詳說十卷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又有靖康傳信録奉迎録建炎時政記建炎進退志建炎制詔表劄集宣撫荆廣記制置江右録

論曰綱在靖康承京貫之後文武幹畧之士無一存者及高宗之起惟一宗澤如韓岳之流尚隱於卒伍時方艱難莫與共理然綱在圍城之中徒手奮臂以

成却敵之勲處新造之朝𩔖指心運遂建中興之業計其前後皆不過數十日自古遭時之難成功之速未有如綱者也綱去後猶有十年竟置之若有若無之間兩建大勲成效章章如此國勢搶攘又非承平無事之時猶遭擯抑喋不得施用惜哉

史傳三編卷三十四

史傳三編卷三十五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傳二十七

宋

宗澤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登元祐六年進士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其切直置末甲調館陶尉中使督開御河方隆

冬役夫僵仆相望澤上書其帥請待來春從之調龍游令民未知學澤為建庠序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調晉州趙城令下車請升縣為軍不從澤曰承平時固無慮他日有警當思吾言矣改知掖縣部使者承吉市牛黄澤報曰方時疫癘牛飲其毒則結為黄今和氣滂流牛安得黄使者怒欲劾邑官澤曰此澤意也通判登州境内官田數百頃皆不毛之土歲輸萬餘緡率横取於民澤奏免之及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謀

夾攻契丹澤曰天下自此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
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
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
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澤剛方不
屈恐害和議止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
率託故不行澤曰食禄而避難不可也即日單騎就道
從羸卒十餘人磁經敵騎蹂躪人民逃徙帑廩枵然澤
至繕城浚池治器械募義勇為固守計上言邢洺磁趙

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帝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南取慶源自李固渡過河恐澤兵躡其後遣數千騎直扣磁州城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走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士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詞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還相州有詔以澤為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

路不從乃自將兵趨渡道遇金兵遣秦光弼張德夾攻
大破之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
三十餘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冰渡
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簽樞密院事
曹輔齎蠟封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
譎是欲款我師耳君父之望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
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師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
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

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不答澤以孤軍進都統陳淬言敵方熾未可輕舉澤怒欲斬之諸將乞貸淬使效死澤命淬進兵遇金人敗之金人攻開德澤遣孔彥威與戰又敗之澤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三千騎往援金人果至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擊又大敗之澤兵進至衛南度將孤兵

寡不深入不能成功乃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走數十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王承制以澤為徽猷閣待制時汴京失守金人迫二帝北行澤

聞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上書于王曰人臣豈有服赭袍張紅蓋御正殿者乎自古姦臣皆外為恭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又勸王近剛正而遠柔邪納諫諍而拒諛佞尚恭儉而抑驕侈

體憂勤而忘逸樂進忠實而退私偽以係天下之心因
累表勸進王即帝位於南京澤入見涕泗交頤陳興復
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
帝欲留澤黃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
金人有割地之議澤言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
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以割地為議乎自金人
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
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耻

令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絶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開封尹闕李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徙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横澤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賴以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欲據京城澤單騎入

善嘗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遂解甲降又有楊進者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侵掠澤悉招降之因上疏請帝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復言比來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金嘗遣人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

為使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别館澤切諫帝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言者附黄潛善意欲因是搆澤尚書左丞許景衡抗疏力辨乞厚加任使以成禦敵治民之功且言得宗澤方可保東京有東京行在始安枕帝悟封其章付澤澤乃安時真定懐衛間敵兵甚盛澤以為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決勝戰車千餘乘車用五十有五人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

周旋曲折可以應用又據形勢立堅壁三十四所於城外駐兵數萬澤往來按視之沿河鱗次為聯珠砦結連兩河山水砦及陜西義士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京畿瀕河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縣皆開濠深廣丈餘於其南植鹿角又團結班直諸軍及民兵之可用者於是陜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聽澤節制澤視師河北還疏言陛下尚留南都舍宗廟朝廷使社稷無依生靈失所仰戴宜亟回汴京以慰元元之心不報及遣官

迎奉六宫往金陵澤復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敉寧特一手臂之不伸耳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瘳且并與心腹而棄之矣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王欽若勸幸金陵陳堯叟勸幸成都惟寇準請親征卒用成功臣何敢望寇準然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又條上五事其一言黄潛善汪伯彦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經從三省樞密院輒為潛善等所抑金將烏珠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

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鋭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金將尼瑪哈據西京澤遣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斬之

既而俊民與金將及燕人何仲祖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為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金將曰汝為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脅從而免之諸將皆服金師入滑部將張撝請往救澤以五千人付之戒毋輕戰以待援撝至迎戰敵騎十倍諸將請避其鋒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公力戰死之澤聞撝急遣王宣領騎五千救之撝死二日宣始至與金人大戰破之殺傷甚衆澤迎撝喪歸恤

其家以宣權知滑州金人自是不敢復犯東京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為名請下令止勤王澤上䟽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懣爭奮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越數千里爭先勤王當時大臣無遠識大畧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填溝壑强者為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一時措置乖謬所致耳今河東西不降敵而保山砦者不知其幾諸處節義之夫自黥其面爭先救駕者復不知其幾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

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效忠義者哉王策者本遼臣為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為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滅汝國又辱吾主義當協謀雪耻策感泣願效死澤因問金人虛實盡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成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澤上疏請帝還京曰臣為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至於今春又三月矣陛下不早回京則天下之民何所依戴又遣子

頡詰行在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動今收復伊洛而金將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舉踵日望官軍之至以時而言中興之兆可見在陛下見機乘時而已又言楚人城郢史氏鄙之今乃於儀真教習水戰傳聞四方必謂中原不守為江寧控扼之計非所宜也先是澤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統制趙世隆殺之至是世隆及弟世興以兵二萬來歸衆懼生變澤曰世隆本吾一校耳何能為世隆至澤責

而斬之時世興佩刀侍側衆兵露刃庭下澤徐謂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世興感泣會金人攻滑州澤遣世興往救世興至掩其不備敗之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尊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契丹人有歸中國者澤引置坐側推誠與語諭以忠義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憑候官軍渡河以為信驗人持數百本而去又為榜文散示陷没州縣以為公據遂連結諸路義兵燕趙豪傑嘗謂人曰事可舉矣復上

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即
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臣聞多
助之至天下順之陛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
之足憂乎又言聖人愛其親以及人之親所以教人孝
敬其兄以及人之兄所以教人弟陛下當與忠臣義士
合謀肆討迎復二聖今太上所御龍德宮儼然如舊惟
淵聖未有宮室望改修寳籙宮以為迎奉之所帝乃下
詔擇日還京而竟不果是年六月王彥聚兵太行山欲

大舉趨太原澤恐彦孤軍不可獨進名彦計事彦悉名
諸砦措授方畧以俟會合乃以萬餘人趨汴金人以重
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
彦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彦等
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州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
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
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
應者不啻百萬契丹漢兒亦必同心協力事方就緒乞

朝廷遣使聲言立遼天祚之後講吾舊好以攜敵情遣知機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願陛下早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必可立致疏入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澤前後請帝還京二十餘奏每為潛善伯彥所抑憂憤成疾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

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遺表猶贊帝還京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澤質直好義親故貧者多依以為活而自奉甚薄常曰君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始澤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尅復指日可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頴居戎幕素得士心澤卒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請以頴繼父任會已命杜充留守乃以頴為判官充酷而無謀屢失人心頴爭之不能得乃

請持服歸自是豪傑不為用羣聚城下者復去為盜而中原不守矣充卒降于金頡官終兵部郎中

論曰澤初在汴京金師屢至及數月之後渡河北去不復侵擾矣故得以選練材武收名豪傑糾合四路之兵以成長驅之勢澤之功雖不成然捍蔽北門奮揚威武使行在君臣得整兵輯將終成南渡之基者非澤之力耶澤之守舊都以李綱之舉及澤連疏數十上為汪黄等所抑綱之去位久矣語曰安危在出

令存亡在所任豈此謂耶

趙鼎

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少孤母樊氏教之漸能通經史百家崇寧五年登進士第對策直斥章惇誤國累官洛陽令宰相吳敏知其能擢為開封士曹金人破太原朝廷議割三鎮地鼎曰祖宗之地不可以與人何用議及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即位張浚薦為司勲郎官帝

幸建康詔條具防秋事宜鼎言宜以六宮所止為行宮車駕所止為行在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在江淮使敵莫測廵幸之定所帝納之久雨詔求闕政鼎言今日之患始於王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庭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於是帝為罷安石配享擢右司諫將遷為殿中侍御史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范宗尹以為言帝曰鼎在言路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六可謂舉職矣遂用之時劉光世部將王德擅殺

韓世忠之將世忠亦率部曲奪建康守府觧鼎請治德專殺無忌之罪而下詔切責世忠捐取其將吏付有司治之諸將肅然帝曰唐肅宗得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及金兵至江帝幸會稽名臺諫議去留鼎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鼎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不足以進取中原荆襄左顧川陜右控湖湘下瞰京洛三國所必爭宜以公安為行闕而屯重兵于襄

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除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以言事忤旨出知平江府
改知建康又移洪州京西招撫使李横欲復東京鼎言
横烏合之衆不能當敵恐遂失襄陽已而横戰敗襄陽
竟陷名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方規復襄陽帝問岳
飛可使否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飛出師竟復六
郡頃之執政忌鼎出為川陝宣撫使將行會邉報沓至
帝謂鼎曰卿豈可去當遂相卿拜尚書右僕射同平章

事兼知樞密院事制下中外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鼎獨贊進禦之計帝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於是詔韓世忠屯揚州命劉光世移軍建康而起張浚知樞密院及帝將發臨安鼎恐帝意變復乘間言曰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阻則人心涣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帝遂幸平江下詔暴逆豫之罪而世忠大儀之捷奏至帝遂欲自將渡江

決戰鼎曰敵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猶

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乃止未幾張浚至見鼎執其

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即日命浚視師江上將士見

浚勇氣十倍金人聞之遂謀北歸帝謂鼎曰近將士致

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

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

皆恟懼公獨言不足畏何耶鼎曰敵衆雖盛然以豫邀

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

浚曰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宗社之幸也金人既退鼎首請博采羣言為善後計帝還臨安以鼎守左僕射浚守右僕射俱兼樞密院督諸路軍馬鼎於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名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為小元祐及劉豫遣子麟猊分路入寇時張俊屯盱眙楊沂中屯泗韓世忠屯楚岳飛駐鄂劉光世駐廬沿江上下無兵鼎以為憂移書於浚欲令俊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為然時邉報日急俊

欲棄盱眙光世欲棄廬州皆張大賊勢以聞鼎曰豫逆賊也若與豫戰而不能勝或更退守何以立國今賊巳渡河當亟遣俊合光世軍盡掃淮南之寇帝然之詔二將進兵俊軍至藕塘與猊戰大破之鼎命沂中趨合肥以會光世光世巳棄廬田江北浚以書告鼎鼎白上詔浚有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大駭復進至肥河與麟戰破之麟猊拔柵遁去鼎因抑呂祉與張浚不平遂丐去罷知紹興府七年祉軍敗没於偽齊浚引咎去

位乃復拜㬢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臺諫交論淮西無備㬢曰行朝擁兵十萬敵騎直來自足抗之設有他虞㬢身任其責淮西迄無驚時浚已落職帝猶欲加以遠竄㬢言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内批謫浚嶺南㬢留不下詰旦㬢入帝怒未解㬢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便置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私浚也帝意乃解以散官居浚永州㬢

既再相或議其無所施為邵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矣金廢劉豫邵遣間招河南守將壽亳陳蔡之間往往舉城或率部曲來歸得精兵萬餘馬數千知盧州劉錡亦言淮北歸正者不絶度可得四五萬帝喜曰朕嘗慮江池守備空虛今得此軍可無患矣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為不可信帝怒邵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己請和不憚為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詞出於愛君不

可以為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為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焉帝從其言羣議遂息初㽘與浚共薦秦檜及檜得志密以事間㽘至是遂罷㽘為忠武節度使知紹興府檜往餞㽘㽘不為禮檜益憾之㽘既去王庶入對帝謂曰㽘兩為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他人所不及也先是王倫使金從㽘受指㽘曰問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為界二者使之大旨不從則已

倫受命而行至是倫與金使俱來以撫諭江南為名帝
歎息謂庶曰五日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鼎嘗薦胡
寅魏矼晏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等數十人及再
相奏曰今才德可用如劉大本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
仲之流陛下能用之乎妬賢長惡如趙霈胡世將周秘
陳公輔之徒陛下能去之乎帝為從世將而補公輔等
於外初禁衛諸軍遇赦轉員其法甚備自中原俶擾軍
營紛亂諸將所總歲歲奏功而天子親兵久無陞遷之

望夀請據三衙見管人數彷彿舊例立為轉員之法常
曰三省常為敵不來而為陛下拔人才修政事樞密常
為敵見侵而為陛下申軍律治兵甲則兩得之矣夀至
越丐祠檜惡其迫已徙知泉州又誣以受張邦昌偽命
遂奪節夀自泉州復上書言時政檜恐其復用使中丞
王次翁誣其乾没官錢謫居興化移漳州潮州安置在
潮五年杜門謝客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移吉陽軍夀
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

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檜命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遺言屬其子乞歸葬遂不食而死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孝宗即位謚忠簡追封豐國公擢用其孫十二人鼎為文渾然天成凡高宗處分軍國機事多鼎視草有擬

奏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號得全集行于世

論曰談者謂高宗之初人心思奮苟圖興復指期可致及禺得政而南北之勢成矣故禺專固根本不急用兵然使當禺之時宗澤尚在李綱再用其所設施亦未可預料也觀於岳飛可以見矣雖然禺善觀時施計因事奏功任賢使能興利救敗治國之良材也微禺則宋之南渡不復能立國矣

張浚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唐宰相九齡弟九臯之後父咸舉進士賢良兩科浚四歲而孤行直視端無誑言識者知為大器入太學中進士第靖康初為太常簿張邦昌僭立逃入太學中聞高宗即位馳赴南京除樞密院編修官擢殿中侍御史時帝在揚州浚請葺東京關陜襄鄧以備巡幸擢禮部侍郎浚度金人必來攻而廟堂宴然殊不為備力言之建炎三年金人南侵帝幸錢塘留朱勝非與浚于吳門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召浚獨

留拾潰兵數萬安集甫定而苗傅劉正彥之亂作改元赦書至平江浚秘不宣及傅等以檄來浚慟哭謀起兵討賊傅等以張俊為秦鳳路總管俊將卸兵而西浚知帝遇俊厚急邀俊握手語之故相持而泣時吕頥浩節制建業劉光世領兵鎮江浚乃以蠟書約頥浩光世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䟽請復辟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俊曰世忠來事濟矣白浚招之世忠至對浚慟哭請以身任之浚因大犒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

誓曰賊以重賞購吾首倘浚此舉違天悖人者若曹可取吾頭去不然有一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皆感憤於是令世忠先進急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世忠至秀即大治戰具傅等以書招浚浚報云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大恐乃遣重兵扼臨平責浚柳州安置及順浩光世兵踵至浚乃聲傅正彥罪傳檄

中外率諸軍繼進浚前遣客馮轓以計說傅等及大軍且至傅等憂恐不知所出轓知其可動即以大義白宰相朱勝非使率百官請復辟高宗御筆除浚知樞密院事浚進次臨平賊兵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傅正彥遁去世忠追擒斬之語在世忠傳浚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勞問再三曰向在睿聖兩宫隔絶一日啜羮小黄門忽傳太母之命不得已貶卿柳州朕不覺羮覆于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因引入内殿解所服玉帶

以賜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慷慨請行詔以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便宜黜陟將行平寇將軍范瓊擁衆自豫章至先是靖康中金人盡取君后太子宗室北行多瓊之謀瓊又乘勢剽掠左右張邦昌為之翼衛至是入朝悖傲無禮乞貸傅正彥等死罪浚奏瓊大逆不道名至都堂數其罪誅之分其軍隷神武軍然後行時金人已取鄜延渡渭攻永興諸將莫肯相援浚至即出行關陝訪問風俗罷斥姦贓以搜攬豪傑為先務諸將愓息聽

命聞金烏珠猶在淮西恐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乃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烏珠馳至戰于富平官軍大敗浚退保興州命吳玠聚兵於和尚原大散關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兵於岷州大潭孫渥賈世方等聚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紹興元年吳玠連破金將烏嚕烏珠之師金兵遂引而北去因拜浚檢校少保浚在陝蜀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都轉運使擢吳玠為大將子羽慷慨有才畧開善

理財而玠每戰輒勝西北遺民歸附日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初富平之敗浚以環慶帥趙哲違節度斬之至是又殺將軍曲端言者以為非朝廷疑之三年遣王似副浚浚聞似來求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相呂頤浩朱勝非毀短浚而御史中丞辛炳以宿憾劾浚遂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福州浚既去慮金人釋川陝之兵併力窺東南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麟果引金人南侵帝思浚前言幸

平江名浚入見除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烏珠擁兵十萬於揚州約日渡江决戰浚至名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部分諸將身留鎮江節度之世忠遣麾下王愈詣烏珠約戰言張樞密已在鎮江烏珠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烏珠色變一夕引去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浚與趙鼎並相同心輔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時巨寇楊

么據洞庭諸將討之不克浚自請行至醴陵釋邑囚數
百皆么諜者給以文書俾招諭諸砦及岳飛破么賊衆
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平浚遂奏遣飛屯荆襄以
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會諸將議防秋之宜詔促歸
朝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歎置之坐隅六年會諸
將議事江上榜豫僭逆之罪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
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
楊沂中領精兵為後翼以佐俊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

原浚渡江徧撫淮上諸戍因入覲請幸建康未幾劉豫復遣麟猊入寇浚勅諸將曰賊豫以逆犯順不勦除何以為國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及劉麟迫合肥俊請益兵光世欲退師朝議欲名飛東下令俊光世還保江浚言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恃詔從之楊沂中兵抵濠州光世已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浚聞疾馳至采石令曰有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接沂中與劉猊戰大破之

猊麟皆拔栅逌於是趙鼎等議回蹕臨安浚獨言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六飛一還人心解體帝幡然從浚計及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至帝號慟擗踊哀不自勝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中外詞甚哀切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浚退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之至愚

獲遭任用臣每感慨自期誓殲敵讐昊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昔陝蜀之行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於北刷此至恥惟爾是屬而臣終隳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黜再疏待罪帝令起視事乃請乘輿發平江至建康後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讎恥之大反覆再三帝未嘗不改容流涕時天子方厲精克己戒飭宫庭内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將詔往往

命浚草之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浚奏罷光世使呂祉節制其軍而以王德為都統制酈瓊副之未幾瓊舉軍叛降劉豫呂祉死之浚坐此引咎求去帝問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檜由是憾浚浚既去落職居永州九年除資政殿大學士福建安撫大使大治海舟為直指山東之計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浚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訝其瘠問故浚以實對母誦其父對策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

不能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決上疏言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惟陛下諜之於心謹察情偽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秦檜大怒黜浚以特進提舉太平興國宫居連州二十年徙永州浚去國幾二十年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之金人憚浚每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當是時秦檜怙寵專權每令臺臣彈劾必欲殺浚至檜死乃已二十五年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

州浚時以母喪歸葬念天下事為檜所壞邉備蕩弛又聞金亮簒立必將舉兵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居喪為嫌具奏論之會星變求言浚復上疏極論沈該湯思退等笑浚為狂詔復居永州三十一年有旨自便浚至潭聞欽宗崩號慟不食上疏請早定戰守之計未幾亮兵大入中外震恐乃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金騎充斥王權兵潰劉錡退歸鎮江遂改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敵兵方焚

采石煙焰漲天長江無敢行北岸者獨浚一舟徑進武止之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過池陽聞亮死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浚以為從天而下至建康即牒辦行宮儀物亟請乘輿臨幸三十二年帝幸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人倚為重及帝將還臨安勞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浚招集忠義及募淮楚壯勇以陳敏為統制且謂敵長于騎我長於步衛步無

如弩衛弩無如車乃命敏專制弩治車孝宗即位召浚
入見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
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
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國自服帝悚然
曰當不忘公言進封浚魏國公史浩議欲城瓜洲采石
浚謂不守淮而守江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
先城泗州及浩參政浚所規畫浩必沮之金人以十萬
衆屯河南聲言規淮移文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浚

以大兵屯盱眙濠廬備之卒無事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軍馬如故時金人將南侵浚欲及其未發攻之會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邵宏淵亦獻進攻之策浚以聞帝報可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顯忠至靈壁敗蕭琦軍宏淵圍虹縣降富察圖們周仁進克宿州中原震動會金帥赫舍哩志寧率兵與顯忠戰顯忠小不利而諜報敵兵大至顯忠夜潰引歸浚上疏待罪主和議者因毀短浚帝不聽浚乃以魏勝守

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為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時湯思退為右相秦檜黨也素主和議金人索四郡及歲幣遣盧仲賢報金浚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辱命方再遣使浚力陳其失帝不聽更遣胡昉等往而拜浚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胡昉等至宿金人脅之昉等不屈更禮而歸之帝諭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

當歸一矣三年議幸建康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羣盜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匱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金人屯重兵于河南將刻日決戰及聞浚來亟撤歸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絶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思退多方搆之浚八章乞致仕乃以少保充醴泉觀使朝廷遂決割

地求和之議浚既去猶疏論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
上務學親賢或勉浚勿復以時事為言者浚曰君臣之
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尸重任安忍
不言上如欲用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為辭也行
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
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
矣訃聞孝宗震悼贈太師謚忠獻浚幼有大志及為熙
河幕官徧行邉壘覽觀山川形勢與舊戍守將握手飲

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陳方畧故一旦起自疎
遠當樞筦之任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
北行皇族係縶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
和議每論定都大計以為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
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懷憤惕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於
安肆不足以號名北方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
珙等為名臣拔吴玠吴璘於行間謂韓世忠忠勇可倚
以大事一見劉錡奇之付以事任卒皆為名將有成功

一時稱浚為知人浚學邃于易有易解及雜說十卷書詩禮春秋中庸亦各有解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

論曰建炎諸將相志於恢復者惟李綱宗澤岳飛韓世忠及浚五人而已浚之任事詳審精密若不逮於趙鼎者然登朝則國勢振舉在軍則將士用命緩急進退旋轉曲折如臂之使指莫敢違也觀其誅范瓊廢劉光世指顧之間不動聲色非其氣有大過人者乎惟勇於赴敵輕舉浪戰有違於臨事而懼之義然

包舉羣謀驅策衆力其所成功亦已多矣所舉士皆為名臣賢將數十年之間効命戰場保安疆圉揆厥所由咸浚之建立固不可以富平符離之敗黜之也

史傳三編卷三十五